她在心中常青

吴霜

舞台上，从旋转楼梯慢慢走下一位衣着精美的妇人，动作舒缓，表情娇俏。直到走下楼梯来到台前，观众看到这是一个已经老去的丽人，不年轻了，不苗条了，脸上厚厚的脂粉下掩藏不住眼角唇边的褶皱，但还是举手投足尽显轻盈，谈笑间顾盼神飞。让人感觉不适的是身材，完全没有腰肢，臃肿的肚腩，穿着夸张垫肩的长裙，为的是掩饰肥胖的上半身，头发飞扬分散，向两边膨胀，如此一来更显得脖子短了。当她走到台前的时候，台下的人清楚地看到了她……于是，时间似乎停顿了。这里面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潜台词：啊？这是她吗？……真的是她？

遗憾的是，答案是正确的，这确实就是她，是我们概念中那个女神般的歌者——莎拉·布莱曼。

这是几天前，一场音乐剧的演出上，剧中角色与扮演者竟然如此惊人地一致：一个艺术生涯走向尾声的可悲女人。音乐剧是在欧美一带很著名的作品《日落大道》。我的学生娜娜跟我说：吴老师，我老公他们公司引进了音乐剧《日落大道》，去看吧？莎拉·布莱曼主演的。我说，不会是她挂名，让年轻演员演吧？不是，确实是她演的。于是，我们几个人驱车四十分钟到了北京副中心，为的是去看久违的莎拉·布莱曼。

《日落大道》这个戏我早就知道，故事是一个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主题，明星的陨落。一位过了五十岁的女演员，曾经有过无数辉煌的记录，屏幕上的万人迷，万千观众心中的偶像，拥有过无数追随她的影迷，所到之处无人不为她倾倒喝彩……不过，那是在她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了。而我们在舞台上见到的，是大明星年过半百之后了。一个年轻的编剧找到她，向她讨教进入演艺圈的处世密码，却不自觉地和比他大了二十岁的老明星搞在了一起。明星希望年轻编剧为她打造新的剧本，以图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编剧心知肚明这就是强弩之末绝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但是无法拒绝明星为他提供的金钱、豪车，还有富丽堂皇的住宅别墅，便与他母亲年龄差不多大的老明星厮混在一起。然而在工作中他遇见了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女演员，真正的爱情出现了。结局其实是很容易猜到的，年轻编剧提出要离开老明星，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当编剧终于下决心提着箱子离开这座用金钱堆起来的堂皇别墅的时候，怒火中烧的老明星举起了枪对准夺门而出的编剧，扣动扳机……

爽心园

故事有些老套，只是由于有莎拉·布莱曼领衔主演，才会使人关注，尤其莎拉曾经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现场演唱过，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票房还是可以的。但是，距离她2008年到中国演出也已经十七年过去了。有时回头望一望，你会发觉在这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不是疾病不是阴谋也不是战争，唯有时间，时间才是永远无人可以战胜的大魔头！毁你美貌、蚀你健康、废你光鲜，甚至夺你生命都如探囊取物般不动声色轻而易举。任何男神女神都逃不脱时间动作于无形的摧残。这才是真理。

当年的女神如今的样子真是令人唏嘘啊。剧中有一个小情节，当时引起了观众的一种奇特反应。在年轻编剧从外面的声色犬马中回到别墅的时候，看到孤独的老明星坐在沙发上低声饮泣，心中顿时产生了歉疚，走上前去附身亲吻她，当他背对观众蹲下身去给沙发上那肥胖甚至笨拙的莎拉送上这个吻的时候，观众席忽然就发出了一片“哦哟……”的感叹声，包括我，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因为这个反应实在是很不礼貌，很不适宜，明显是一种替那位年轻编剧不值的嫌弃感。在“哦哟”之后又是一片尽量想抑制却又抑制不住的浅浅的哄笑。我觉得莎拉一定听到了，不知她会怎么想，无论如何，这事情发生了，而且我觉得她演出几场就会发生几次。因为，舞台上的情景给人产生的直接反应就是那样的，而不幸的是这反应是莎拉造成的。更不要说歌唱了，莎拉当年是唱美声出身的，但是六十四岁的她现在的声音已经不再清亮，最后一段辉煌的独唱她尽力演唱还是无法压住乐队的交响声。当年的曼妙歌声如今去哪儿了？

当演出结束，一直认真表演卖力歌唱尽量圆满完成舞台任务的莎拉还是获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这掌声里有对女神的尊重，有对她真挚的表演态度的认同，同时也有对刚才不自觉发出那声不礼貌的揶揄的歉意。

走出剧场，看着硕大的莎拉·布莱曼精心化妆却掩饰不住老去的剧照，我想着，如果再有她的演出，我也许不会去了。曾经的那个莎拉已经远去，她不会再回来了。我只有在心里深处维护住那曾经辉煌的美好，那种美好永远都在。

盘中春味

韩明飞

同事老陆院子里有棵香椿树，那些年开了春，他总要送我一把香椿头，上班前刚折的，用他的话说还带着夜霜晨曦。他是个极严谨的人，将一大把香椿头用一段红塑料绳拦腰系好，再用牛皮纸一卷。打开纸卷，半舒展的嫩叶与叶柄淡绛色里带点微青，鲜色可人。凉菜可做香椿头拌豆腐，一盘椿段卧雪；热菜最好是香椿头炒鸡蛋，满盘绛黄生香。这两盘菜，宜叫上老父亲同食。椿，古义可指代父亲，父亲的养育之恩，古人称“椿庭之恩”。又是一年草绿时，同父亲举杯共酌，小感恩。

春天是踏青时节，我感觉手脚并用更妙，踏中兼“掐”。“掐”字是本地采摘菜蔬嫩头或茎叶时的方言，似乎更形象，还带几分亲昵。春来，乡人常掐的野菜首选马兰头，乡邻俗称“蟛蜞钳”，其叶形似蟛蜞的一对钳螯，其味与香椿头各有千秋。不过，它生长在河坎、野地，混在杂草丛里，需细心寻找，考验耐心。掐枸杞头，就稀松寻常了，它是灌木，数米外就能辨认。有一年清明前夕，好友开车，带我们到如东海边掐枸杞头。他说，他年年去掐，那里多啦，可好里挑好。原来枸杞夹生在海堤坡面的防风林下，阳坡陡，阴坡缓，阴坡的稀瘦，阳坡的头多青嫩。堤岸长，我们间隔十来米，走下阳坡，各自随心选掐。边掐边听鸟喧，大苇莺在芦竹丛嘎嘎争鸣，棕头鸦雀在防风林里穿梭，细声巧语，还听到久违的日本树莺的妙音。低头掐青，抬眼是景。堤外数十米远是浪缓波闪的南黄海，浩渺无垠。堤内是春旺的田园，麦地油绿，菜花摇金，农舍的窗玻璃和屋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要是没有风力发电机叶转动春风，真让人恍如世外。那天，我们每人采了一马甲袋，拇指食指都染绿了。回来与朋友分享，食后，他发来微信再感谢，称道：气清质野，天然滋味。

春日还有一只难忘的春盘——螺蛳炒韭菜。螺蛳，本地方言叫“螺儿”，用个儿化音，柔言软语。这一“春盘”最是儿时滋味长。这倒不全是“时、位之移人也”，而是难忘吃“过程”的欢乐。

春天水冷，一般人下不了水。过去有一种捕螺工具——耥网，粗纱线编织成一个三角状的网兜，网纲固定在毛竹篙子一端的三角支架上。握住篙子将网触河底平推，再抽回来提上岸，网到的不仅有螺儿，还有河底的杂物，全倒在河滩上。这时该跟在身旁的孩子们出手了，七手八脚地捡螺儿，有时还有蹦跳的鲿鲏鱼和小青虾。

挑螺肉也是童年趣事。过去家家有只高脚木盆，螺儿在开水锅里汆好，捞进瓷脸盆，放在高脚木盆中。大人常常会带孩子围坐在高脚木盆边，一手捏针，一手捏螺儿，拨去螺脐，挑出螺肉，两指一松，啪哒一声，螺壳正好从两盆间的空隙掉入木脚盆中，极便当。螺肉已熟了，大人会特意将酱麻油碟子放在盆边，让孩子边挑边蘸食解馋。

韭菜是宿根植物，《说文解字》释义：“一种而久者也，故谓之韭。”宋代理学家刘子翬将其比作秀发：“一畦春雨足，翠发剪还生”。韭的音形义寓意长长久久，生生不息。儿时听过一则关于韭菜的民间故事，说有位财主百般刁难村姑，要吃一百零九种菜，不料村姑极聪慧，只做了一盆百叶炒韭菜，结果财主哑口无言。

如今无论是民间的餐桌，还是酒店的宴席，都能见到一盆螺儿炒韭菜，纯白或蓝花的餐盘中，翠绿鲜嫩的韭菜与黑白相生的螺肉亲热地抱成团。春正好，一年的日子已起头，吃下的是春味，泛起的是生活与日子绵长的情感。

花鸟草虫

孙小琪

樱花盛开的时候，远看，就是绯红的轻云，唤起你心底不由自主的凝望。春来，常有美艳的花，以各种或傲然或娇羞的姿态，清晰地在微信屏幕上一一呈现。有位朋友，几乎每天都有摄影佳作分享，每次见到他微弯的身腰，瘦弱的模样，总是欲言又止。他看出我的疑问，爽朗地说，生病免不了，每天顺手拍下，开心。有一次，很热的天气，他在当天的图片上注释，是偶遇一伙摄友，说起苏州某处拍鸟很好，众人一脚油门，竟然直接去了苏州。蛰伏在那里等啊等，最终拍到美丽无比灵动万分的鸟儿，心满意足地凯旋。我们在图片上看到的鸟儿，绚烂的羽毛上有很难描述的奇异耀眼的颜色，圆圆的小眼睛咕噜噜洞察四周，表现着小生命的警惕和勇敢。我想我是分享了朋友的快乐。

曾经，还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友人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今年我们不要错过每一个花季。是为了补偿前两年无可奈何的遥望吧？那一季，一次又一次，相约在公园或植物园附近的地铁口，进去转。梅花、玉兰、樱花、桃花、杏花、郁金香、杜鹃花，一片片，一团团，淡紫红、雪白、淡粉、深粉，有的一骨朵一骨朵停在枝上，相互有点距离，有的挤挤挨挨一树连着一树漫延的一片，偶尔在风中轻摇。花儿的美，有时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去年夏天，复兴中学举办我们入学60周年返校活动。主持人宣布教师代表发言，坐在第一排的女教师起身，微笑着，慢慢往台上走。她穿着碎花的短袖上衣，黑色长裤，记忆中许多女教师都是这样的打扮，妈妈以前也是这样的。她坐到讲台后面，欢喜地看着大家，烫过的雪白的短发整齐地往后梳，露出精致的五官。我的视力已看不清她脸上的岁月留痕，只觉得她好美！我不记得她是否教过我们，当年她走在校园里，应该是一道好风景。60年了！她就这样笑盈盈地看着台下也已白发上头的我们，说，“刚才有同学和我说，以前我教过《荔枝蜜》，经历多少岁月风霜，大家还记得，我很感动。”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也往往叫人喜爱……”坐在我边上的当年同窗已随口开始吟诵。我想起那是一篇清新的课文，有荔枝蜜的香甜，有小蜜蜂的勤劳。简单的语言、简单的画面，我也很感动。校园还是当年的校园，只是那时觉得很大很开阔的，现在一眼就是边界。食堂边上一个长长的水槽，那时觉得很长很长，有段时间，每个班轮着去洗菜。眼下正开着会的大礼堂，那时觉得很大很大。是因为我们那时很小吧。很小的我们，后来心中装了很大的东西。只有两年的初中校园生活总令人怀想，那时的老师，那时的同学，还有花鸟草虫的琅琅书声。

构图 （布上油画） 武高谭

愿望与现实

皮皮

1927年秋，弘一法师云游到上海，住在丰子恺家中，一住就是两个月。1929年，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作诗，创作了一本诗画集《护生画集》。那一年，正好是弘一法师50周岁，丰子恺就将这批画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弘一法师。弘一法师非常开心，为此配了50首诗，让《护生画集》诗画相得益彰。抗战期间，丰子恺又画了60幅，集成《护生画集》的续集，敬献给弘一法师60周岁寿礼。他依然请弘一法师配诗。

弘一法师在给丰子恺的信中这样写道：“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弘一法师活了62岁，丰子恺活了77岁。《护生画集》初集、续集以后，再无下文。

世博会的“小白菜”

夏科家

2010年的春天是最难忘的，鲜花渐次盛开，离世博会开园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是2009年受组织委派来参与世博工作的。与以往的很多大型活动不同的是世博会举办的时间很长，有半年时间；地域面积大，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城区；参与人数多，各种不同群体共同运营着一个社区。如何把八万多名园区志愿者有机地嵌入到世博组织体系中间去，参与这样一台巨型机器的运转？

由于园区志愿者的主体是大学生，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这些大学生志愿者要统一参加所在大学的组织，集体进入园区服务，这也是借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整个世博期间，共有8万名小白菜志愿者入园服务，他们大部分是学生，也有不少市民，来自40个国家、25个省区。8万名园区志愿者被分为13批次、每批次服务16天，批次交替上岗可以保证所有志愿者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试运行时，志愿者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一时间社会各界批评和质疑声如潮涌来，“小白菜”们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面对社会各界的不解和质疑，我们还是保持定力，坚持之前的安排，每天仍然安排一批新的小组长入园实训，每一位小组长就是一粒粒的火种，回学校后会按照要求撰写入园心得，整理培训手册，等到他们带着各自团队正式入园服务时，这些星星之火必定可以燎原。试运营的代价是值得的，6000余名小组长在熟悉岗位之后立即发挥了作用，每人带领8至10名组员，从正式开园伊始就很好地进入了状态。之后，“有问题，找‘小白菜’”，这几乎成了世博园游览攻略的头条。

我们用“以志愿者为本”的原则提醒园区各类组织关心志愿者需求、维护志愿者利益、满足志愿者的期望。在领导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下，我们要求相关片区场馆管理部门本着“善用、善管、善待”的原则对志愿者进行管理，不允许各方面向志愿者随意指派方案外的工作任务，“小白菜”们只接受小组长的直接指挥，他们只需做好自己分内服务工作，无需承担能力之外的责任。舆论也一改试运营期间批评的态度，积极呼吁社会善待志愿者，呼吁游客向这些“小白菜”说声谢谢。到世博会后半程，每天晚上闭园时参观者和志愿者相互“say goodbye”也成了非常温馨美好的一幕。有了各方管理者的理解和关心后，“小白菜”渐渐成为世博园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我们除了始终把提升志愿者服务质量作为最重要的硬任务之外，也越来越重视提炼志愿者的内在精神财富，用精神和文化的力量去凝聚和激励志愿者，同时传播到园区内外。

正是在众多“菜农”的“管理”和“保护”之下，一棵棵“小白菜”茁壮成长，也为服务世博园区作出了重要贡献。据全样本调查显示，园区志愿者共为参观者提供约4.6亿人次的服务，每位志愿者平均一个班次（在岗服务405分钟）可以为518人次参观者提供服务，每分钟服务1.3人次。在园区运行期间，世博局共进行10次园区服务质量好评度测评，园区志愿者平均好评度为96.31%，最高好评度为98.4%，好评度一直位居六类工作人员之首。

在开园之前已经确立了把大家熟知的“心”的标志作为世博会志愿者的标志，我和同事们将英文heart拆开诠释志愿者精神——“H”即help（助人），“E”即enthusiasm（热情），“A”即active（主动积极），“R”即responsible（负责），“T”即teamwork（合作）。这五条像烙印一样烙进了世博志愿文化，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志愿者行为。

世博会后，市文明办把这个“心”作为上海市志愿者的永久的Logo，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穿着带有“心”标志服装的志愿者穿行在申城的大街小巷，这是志愿者精神的延续，也是世博精神的传承，更是我们当年这些“菜农”的最大欣慰。

十日谈

世博与我

责编：沈琦华

政府对世博会会址地段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腾”出一个世博会。

夜光杯